

吸血鬼系列

亡语人

DEADSPEAK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王志平 李新春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吸血鬼系列

亡语人

DEADSPEAK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王志平 李新春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语人/ (英) 布莱恩·拉姆利著; 王志平, 李新春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吸血鬼系列)

ISBN 7-80673-268-3

I. 亡... II. ①布...②王...③李...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887 号

Copyright © Brian Luml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此书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丛 书 名: 吸血鬼系列

书 名: 亡语人

著 者: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译 者: 王志平 李新春

责任编辑: 侯福河

责任校对: 侯福河

美术编辑: 朱丕胜

封面设计: 点睛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ey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石家庄市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37.2 万字

印 张: 20.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268-3/ I·17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费伦茨古堡

杜米楚战战兢兢地喘着粗气在那里站了好久,不明白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但凭本能他知道这东西是邪恶的化身。他出了一身黏糊糊的冷汗,感觉浑身都在发抖,这时,折磨他的声音又从他惊恐的脑海中冒了出来……

1

第二章 搜寻者

“哼!”嘎嘎苏说,“哎,这儿整个国家充满了古老的故事和迷信的神话。这个尖桩施刑者夫拉德只是其中一个。”他靠得更近了,压低嗓门,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我可以带你们去一座像山一样古老的古堡,直到今天,这座破碎的废墟还是使人害怕,它深藏于与世隔绝无路可通的峭壁之中,犹如月光下的白骨,无人知道它的秘密!”他坐了下来,满意地点着头,看着他们吃惊的表情,“明白了吧?”

19

第三章 发现者

他沾满血的下巴猛地张开——他或许在尖叫,尽管没叫出声来——那个水蛭般的东西马上钻到他张开的嘴中,进入他拉紧的喉咙!他在铁椎上痉挛、扭动;他的嘴角被撑得裂开;那个粗细不匀的东西的大部分蠕动着钻进了他的身体。

骨灰罐此时已经空了,那个水蛭般的东西的尾巴爬开的地方冒着热气,留下软泥……

36

目 录

第四章 拉匝雷德

吸血鬼加大了压力，在桌下往回拉他的胳膊——他的受害者一点点地向前移，离开了坐着的椅子，身子探过桌子，双手紧紧抓住桌子两边保持平衡，并试图减轻对方对他的睾丸的挤压。而简诺斯还是抓住不放；在距离对方仅有几英寸远的地方，他用眼睛死盯住对方。但刚才他那还气得灰白的脸色现在露出魔鬼般的微笑……

..... 55

第五章 现在的哈里·基奥：前—召亡人

“在你的梦里吗？”贝特利打了个寒战，后背和前臂起了鸡皮疙瘩，“梦中什么地方？”

“在穿过百叶窗的光线形成的绿色的条纹中，”哈里回答，“在那个魔鬼东西爬到我身上以前，我看到了她肚子和大腿上的条纹。它们是绿色的，几乎是海洋的颜色，但当我的血开始喷出的时候，它们变成了红色。红色的条纹从她身上流出，进入昏暗的过去，甚至流进将来。扭动着的红线条和人类绿色的生命线交织在一起。吸血鬼！”

..... 74

第六章 桑德拉

然后，她关上大门，用一小块石头挤住它。她停下来，嗅嗅早晨的空气。工夫不大，她觉得她嗅到了某种气味……在消失？对，在彻底消失。气味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这或许是昨天晚上的声音的原因：当地夜间出没的动物在嗅河边芦苇丛中某种死去的动物尸体。这也可能是大门外

目 录

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蠕动着蛆的原因……	94
第七章 亡语人	
哈里猛一下扭回头，瞪圆了眼睛；他看到了一条鲜红的线，它甚至向他延伸了过来！	
“吸血鬼！”他喊叫着从椅子上滚了出来，进入了漆黑的房间。呆站在通往院落的其它地方的门口，他看到了只能是一种东西的轮廓：他了解的那个东西来找他了！	
	112
第八章 未死	
这一次，声音来自于哈里睡梦中的迷雾，这种缭绕潮湿的迷雾跟他醒着的时候所经历过的雾一样。声音很清晰；尽管它很遥远，它的信号既固定又真实；但它也很阴沉、刺耳，阴森得好似地狱的钟声。这声音似乎来自于把哈里包围了的迷雾，从各个方向对他的召亡人头脑施加压力……	
	131
第九章 猫和老鼠	
地上的雾在旋转，法瑟站了起来，朝躺在坍塌了的墙上的哈里走来。死了很久的吸血鬼朝哈里的脸伸出一只手……手是白色的骨骼，像一束细棍一样从他破旧的长袍袖子里伸了出来。他的细手指摸住了哈里的额头，融化后进入了他的头骨……	
	151

目 录

第十章 一脉相承的儿子

我走向阳台,手和前臂变成了像奇特的章鱼的吸盘一样的东西。我慢慢向玛莉拉娜房间的窗户走去。拱形的窗户很大,建造在六英尺的墙壁中。窗户里边挂着窗帘。我爬了进去,一点点靠近窗帘,把两块窗帘之间拉开一条缝。房间内点着一盏油灯,光线足够看清楚一切。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这盏灯,因为我在黑暗中可以像别人在光天化日下看得那样清楚,甚至更清楚……

..... 171

第十一章 哈里的朋友和其他人

兄弟两个抓住他。他们跪在打开的坟墓中,从里边伸出抓住他的胳膊使他不能动弹地坐在石棺前边。他们用他们呆滞的死鱼般的眼睛“看着”他。这个罗马尼亚人马上移开目光,朝前边的哈里望去。召亡人在尤仁面前一条腿跪在地上,瞪眼狠地看着他,基奥身后,其它的死——东西——在丛生的杂草、荆棘和墓石中围成了一个半圆圈。他们一些是木乃伊碎片,像纸张一样干枯。但其他人是……湿的。他们所有的人尽管都哑口无言,但他们都在移动着、颤抖着、威胁着……

..... 187

第十二章 第一和第二滴血

马诺里斯又站了起来。当达西狂乱地往弩上装箭的时候,马诺里斯第二次把瞄准了的四颗子弹射进了这个被击中了了的吸血鬼。但这时子弹产生了更强的效果。每颗子弹都像打桩机一样把他向后推一步,最后一颗子弹打得他把窗户都撞碎了。碎玻璃、

目 录

碎百叶窗和阿姆斯特朗本人落到了夜幕中的花园里……	208
--------------------------	-----

第十三章 第一次接触——挑战——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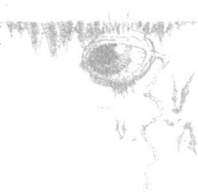
召亡人的反应能力发挥了作用。乔丹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哈里狠狠地踢他两腿间的要害部位……毫无用处，因为控制乔丹身体的大脑只需把疼痛抛向一边。作为回报，乔丹松开了哈里的喉咙，用握紧了的铁一般的拳头迎面打了一拳！他眼睛还看不清楚东西时，乔丹已经把他从椅子上抓起来，要用头撞他的脸。紧要关头，哈里看见他的头撞了过来，迅速把头扭向一边，但是，即使如此，对方像铁锤一样的头撞到了他的太阳穴上，撞得他头晕目眩摇摇晃晃。他还没有恢复过来，乔丹又把他推坐到椅子上，把他掏枪的手拉出来。然后——

第十四章 第二次接触——哈而基的恐怖——消极的冲锋	228
---------------------------	-----

这个入侵者赶紧往后退——要离开法瑟，法瑟此时已完全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正拼命要把简诺斯推过门廊，使他离开梅比乌斯连续体而进入永恒。简诺斯吃惊地咕嘟着什么，显得难以置信。简诺斯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人，他不仅遇到了未知世界和可怕的概念，还撞上了他很久以前就死去了的父亲那可怕、奇怪的灵魂！

恐怖使他像触了电一样——他摆脱了法瑟，喘息着说出了一连串前言不搭后语的脏话逃走了。他离开哈里的头脑，很快就跑得不见了踪影。他对哈里的大脑没做出真正的伤害，哈里

目 录



猜想他再也不敢这样做了。但是——

248

第十五章 斯雷西亚——介于生死之间的未死状态——斯兹加尼

石块到处飞扬,好像整个山丘都塌了下来;令人窒息的灰尘和碎石使他透不过气来,达西什么也听不见,他只能抓住岩石等待耳朵里的嗡嗡声消失。一分钟或两分钟过去了,轰隆声才逐渐停止。达西回头一看……詹士和马诺里斯正冒着危险爬上布满碎石的台阶。

但是在前边的上方,有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正在危险地爬下来!

272

第十六章 面对面,一人对一人

这个吸血鬼突然冒出来打掉了哈里手中的剑,用力把哈里推到墙边,力量大得使哈里觉得自己的身上的气都被挤了出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呼吸,简诺斯就扑到了他的身上,用一只巨大的手盖住他的脸,使劲把他的头往石头墙上撞。从体力上讲,哈里根本不是对手:他像一盏灯一样熄灭了……

296

尾声

哈里返回了梅比乌斯连续体,选择了一道将来的时间之门,那里数十亿根蓝色的生命线交织着延伸到无限的、令人目眩的将来。他在绿线中飘浮着,很快随时间流移动起来。“你看到的这根从我身上延伸出去的线,”他说道,“那是我的将来。”

321

WANGYUREN



第一章 费伦茨古堡

198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川西尔维尼亚……

到中午还差一个小时，哈而玛究村的两个村妇沿着已踏出的森林小路往家走去。她们的篮子里装满了小野李子和到了季节刚成熟的草莓，这些水果还带着晶莹透亮的露水。有些李子还有点青。这样更好，可以酿造出强烈、浓郁的白兰地酒！她们身着黑色长衣，用粗糙的方巾紧紧地裹住头，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村里的珍闻趣事。这样做使她们感到极为快活。当她们讲到特别刺激的桃色新闻时，她们开怀大笑，饱经风霜的面孔不时闪现出洁白的牙齿。

在不远的地方，蓝色的蔼蔼炊烟从她们村的烟囱几乎垂直地漂向天空，形成了一团烟雾，高高地笼罩在初秋森林的上空。再靠近一点儿，树林中燃烧着几堆火，肉和菜汤的鲜美味道弥漫在平静的气氛中，小银铃丁当作响，一个长着乱蓬蓬的头发、沉默地瞪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男孩在临时搭起的秋千上荡来荡去，使绑秋千的树枝吱吱作响。

树下几辆华丽的吉普赛大篷车围成了一圈。圈外，拴着的小马在草地上吃草，衣着艳丽、胳膊袒露的姑娘们在转来转去寻找点火的干柴。圈内，悬挂在冒着火苗的火堆上的黑铁锅扑扑地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安顿宿营地时，男旅行者忙着自己的事情，或无所事事地抽着又长又细的烟斗旁观。旅行者，是的。流浪者，吉普赛人！斯兹加尼人已经返回了哈而玛究地区。

在树上荡秋千的男孩看见了两个村妇后，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吉普赛营地所有的谈话声和脚步声戛然而止，所有的黑眼睛都朝外边望去，好奇地望着拿着篮子的两个罗马尼亚农妇。身穿皮夹克的吉普赛男子看起来非常强壮，有点儿凶，但他们的眼神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敌意。这些斯兹加尼人有自己的准则，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五百年来，哈而玛究人与他

们公平相处,购买他们的零星小饰物,与他们相安无事。而吉普赛人反过来也不会故意做出伤害哈而玛究人的事情。

“女士们,早上好!”吉普赛王(这些流浪队伍的首领们自豪地自称王)从大篷车的台阶上站了起来,向他们鞠躬问候,“请转告村里的朋友们,我们就要敲他们的门了——我们有各种最好的锅,有驱魔的随身护符,有为你们算命的扑克,还有为你们看手相的敏锐的眼睛。拿出你们该磨的刀子和折断了的斧头柄。一切都会搞妥当。对了,今年我们甚至还有一两匹好马,可换下给你们拉车的老马!我们在这儿呆不长,趁我们还没走,快来买我们的便宜货吧。”

“您早,”年岁大一点的村妇喘着粗气答道,“放心吧,我会告诉他们的。”然后又压低声音对她旁边的伙伴说:“跟上,跟我一块儿走,什么也别说!”

她们经过一辆大篷车时,还是那个年岁较大的村妇从篮子里拿出一罐榛子和一捧李子,把它们作为礼物放在大篷车的阶梯上。即使有人看到她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话的,反正,她们又一次往家走时,营地的活动早已恢复了正常。但那个较年轻的村妇在哈而玛究住的时间还不长,因此她问道:

“你为什么给他们榛子和李子呢?我听说吉普赛人不与别人交换东西,不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倒是常常平白无故地拿别人的东西!像那样留给他们礼物,不正好助长他们不劳而获的习气吗?”

“与这些神秘的人们搞好关系是没有坏处的,”对方告诉她,“你像我一样,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无论如何,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偷窃或捣乱。”她轻轻颤抖了一下,“的确,我感觉我非常了解他们来这儿的原因。”

“是吗?”她的朋友迷惑地哦了一声。

“是的。他们来这里与月相有关,是为了响应他们听到的一种召唤,是为了奉献他们的祭品。他们想谋求大地的好感,给富饶的土壤补充营养,使他们的众神息怒……”

“他们的众神?那么说他们是异教徒了?……哪些神仙?”

“如果你喜欢,叫它大自然好了!”年岁较大的不耐烦地说道,“但是别再问我了。我知道得不多,也不想知道。你也别想知道得太多。我奶奶的奶奶记得吉普赛人到来的那个年代。对了,很可能是她上边的奶奶。有时他们要过十五个月或十八个月才返回来,但从不会超过二十一个月。春天、夏天、冬天:只有斯兹加尼人自己知道该返回的季节、月份、精确时间。但每当他们听到那种召唤,每当月相合适,每当一只孤狼在高高的山上嗥叫,那么他们就返回来了。是的,他们离开时,总是留下他们的祭品。”

“哪种祭品?”年轻的村妇更好奇了。

“别问。”另一个说道，匆忙地摇了摇头。但说“别问”只不过是她特有的方式；年轻的村妇知道她渴望讲给她听；她等待时机，不打算再问下去。但是过了没多久，想到她们太远地偏离了直接返回村子的路，她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但是我们这样走不是太远了么？”

“现在别做声！”年老的村妇噓声说，“瞧！”

她们来到林中山脚下的一片空地，这里非常荒凉，只有裸露在地面以上灰色的火山岩石。这座嶙峋的山丘光秃秃的，大约有五十英尺高，周围还有几处隆起的小圆山包。远处有更多的森林，更远处的悬崖一直通向一片杉树覆盖的高原，宛如通向云雾缭绕、阴森恐怖的扎蓝都路顶峰的第一个巨大的台阶。山脚下的树木已被砍光，所有的灌木丛和小林木已被清除；山顶上，耸立着一根根圆锥形石柱，像小塔或烟囱一样指向群山。

就在那里，在圆锥形石柱旁光秃秃的岩石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正在用刀子雕刻着一块放在膝盖上的石板：斯兹加尼人！他全神贯注地工作，除了手中的石头别的什么也不看。他朝山下望去，看到的距离不过一百英尺。他凝视的似乎是正前方，因此，两个村妇一定是他的视野中心，但是，如果他看到了她们，他也没露出任何声色。的确，很显然他没看到她们，看到的只是他手中雕刻的石头。然而，即使距离很远，也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有点儿不对劲……

“但他在那儿做什么？”年轻的村妇声音有点嘶哑地问道，“他很漂亮，然而……有点怪。无论如何，这儿不是一块禁地吗？我的哈克告诉我那个圆锥形石柱是一块很特别的石头，而且——”

“噓！”另一个把手指放到嘴唇上又一次告诫她小心，“不要打扰他。他们斯兹加尼人可不喜欢让别人偷偷观望。并不是说这个人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最好还是小心点儿。”

“你的意思是他听不见我们说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小声说话呢？对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幽静的地方，像一块圣地，几乎有点神圣。”

“不神圣！”另一个人纠正说，“至于他为什么注意不到我们，哎呀，看看他就知道了！他的皮肤不够黑，灰暗得像石板色，看来他要死了。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迷上了他雕刻的那块石头。难道你看不出有人在召唤他吗？他的神情恍惚迷离——在劫难逃！”

她最后一句话刚说完，坐在岩石上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搬起雕刻的石板，把它稳固地推到圆锥形石柱的边缘位置。他的石板与其它几十个并排矗立在一起，就像墙壁最上层的一块砖。任何见过那种雕刻仪式的人都知道，圆锥形石柱中的每一块石头都标有奇怪的、富有意义的记号。年轻的村妇张开嘴要说什么，但她的朋友马上想到了她的问题：

“他的名字，”她解释说，“他把他的名字和他所知道的日期刻在石板

上。像所有其它刻在那里的名字和日期一样，那些人都先他而去。那块石头是他的墓石，这块墓石使这座圆锥形石柱本身成了一座墓地！”

此刻，那个年轻的吉普赛人正伸长脖子往群山的山顶望去。他以那种姿势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在灰蓝色的天空中，一小块黑云高高地飘过，遮住了太阳。看到那种情形，年岁大的村妇大吃一惊；她自己就好像中了别人的催眠术，站在那里动弹不得。但是，当太阳被黑云遮盖，阴影笼罩大地时，她一把抓住同伴的胳膊肘，把脸扭向一边。“快，”她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们快离开这里。我们的家人会担心的。特别是如果他们知道吉普赛人在这里游荡。”

她们匆忙地从树阴中穿过，找到了那条小路，很快就看到了在哈而玛究边缘的那些木房子。那里没有树木。当她们走出树林，走进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时，她们的心跳缓慢了下来。此时，她们听到了来自身后的一种声音，这声音来自遥远的上方。

在哈而玛究，还不到中午的时间；太阳从一小块云彩后冒了出来；隆冬的到来大概还要七八个星期——但听到那种声音的人无论如何也会把它看成是冬天的预兆的。而对一些人来说，意义远不止此。

那是来自深山狼的哀鸣，是千万年以来息息相传、来自狼群的召唤。两个村妇迟疑了一下，拎起她们的篮子，屏住呼吸倾听着。但是：

“没有回应的叫声，”年轻的最终说道，“那是一只老孤狼。”

“到目前为止，”另一个点头说，“是的，就一只——但我敢保证全都听到了它的叫声。很快就会有回应的。紧接着……”她摇了摇头继续匆匆向前走。

另一个追上她。“是的，紧接着？”她追问道。

年老的瞪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头，终于吼道：“但是你必须学会听别人说话，安娜！有些事情是不能在这里多讲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底细，别人讲这些事情时，你一定要仔细听！”

“我一直在听，”另一个答道，“只不过是我不明白，没别的意思。你说那只老狼很快就会得到回应。那么……后来呢？”

“是的，后来——”年老的说道，转身面对门口，门的过梁上悬挂着几瓣蒜在阳光中凉晒。她回过头来说：“后来——就在第二天早晨——哎呀，斯兹加尼人将会消失！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只剩下营地的烟灰和他们的大篷车滚动时轧出的车辙。但是，他们的人数会少一个。少一个回应古老的召唤留下来的人。”

年轻村妇的口形变成了目瞪口呆默不作声的圆形。

“是的，”年老的点头说，“你刚见过他——他正把自己的灵魂加入到那些其它铭刻在圆锥形石柱上可怜的灵魂中去……”

当天晚上，在斯兹加尼人的营地：

女孩们在随着疯狂的提琴声和手鼓的击打和玎玲声翩翩起舞。一张长桌子上摆满了食品：兔子的腿肉和整只的刺猬，由于刚从壕沟烧烤出来，还在冒着热气；切得薄薄的野猪香肠；在哈而玛究村买来或换来的乳酪；水果和坚果；在肉汤中的煨洋葱；吉普赛葡萄酒和浓烈的野李子白兰地酒。

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中心篝火的火苗随着音乐窜得很高，舞蹈者的动作轻柔，舞姿优美。人们消耗了大量的酒；一些年轻的吉普赛人喝酒是为了解脱；另一些人喝酒是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将来的恐惧。对于那些逃过本次劫难的人来讲，总还会有下一次和下次次的。

但是，他们是斯兹加尼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永远属于他，服从他，接受他。他们与造物主的条约早在四百多年前就签署、密封好了。由于他，他们几百年来长盛不衰，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仍将保持长盛不衰。他使艰难的岁月安逸——使安逸的岁月艰难——但他总是能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血液在他们身上流淌，他们的血液也在他身上流淌。而这种血液就是生活。

他们中只有两个人孤独，与他人隔绝。即使有这些女孩跳舞，有酒宴，他们仍然是孤独的。因为他们周围的这一切吵闹的活动不过是伪装的快乐，他们几乎是不能参加这些快乐活动的。

其中一个是从圆锥形石柱那儿来的那个年轻人，他坐在雕刻和油漆得很华美的大篷车的阶梯上，拿着一块磨刀石和一把长刀刃。不远处的火光在闪烁，刀刃发出银色的白光。而在他身后门敞开着，他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哭泣，极度悲伤地绞扭着双手，极力向一个不是上帝，与上帝正好相反的他祈祷——乞求他今晚饶恕她的儿子。但她的祈祷是徒劳的。

随着曲子的结束，女孩们的舞蹈停了下来，她们鲜艳的裙子散落在发光的棕色肢体周围。长着小胡子的男人也停止了他们又蹦又踢的舞蹈。在演奏下一支曲子前，琴师们呷着他们的白兰地。这时，月亮从山边露出了它的边缘，朦胧的山岩突然显现。当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把眼光转向上升起来的月亮的时候，从深山中看不见的狼穴传来了狼的哀鸣。

一刹那间，整个场面都凝固了……随后，所有的目光都转到大篷车阶梯上的那个年轻人身上。他站起来，看了看月亮和山崖，叹了口气。他把刀插入刀鞘，迈着僵硬的步伐穿过那块林中空地，走向大篷车外边的黑暗之中。

他母亲打破了寂静。她的哭声变成了痛苦的尖叫，就像那预示要死人的妖精的哭声。她猛地从返家的大篷车阶梯上扑下来，踉踉跄跄地伸出双手追赶着她的儿子。但她没追上他，而是跪在了几步远的地上，她向前伸出她的胳膊，想抓住他。队伍的首领，也就是他们的“国王”，已经走了出来。

去拥抱那个年轻人。他抱住他，吻了他的双颊，把他放开。那个选中的人不再啰嗦，径直朝大篷车围起来的火光外边走去，很快就被黑暗所吞没。

“杜米楚！”他母亲尖叫着。她站起来，挣扎着追赶他——然后扑到了她的国王的怀里。

“安静点儿，女人，”他粗暴地向她喊道，“我们看到它已经有一个月了，也看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造物主已经召唤了，杜米楚答应了召唤。我们知道期待什么事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她在他的怀里抽搐着说。

“对，”他说话的声音终于变得断断续续，眼泪从他坚忍的面颊上流了下来，“我的孩子……他也是我的孩子……呀。”

他领着她跌跌撞撞地哭着回到他们的大篷车，随着他们身后的音乐又一次开始，跳舞、盛宴、喝酒继续进行。

杜米楚·齐拉像一只天生爱登高的狐狸一般攀上了扎恩度路衣的防御土墙。月亮给他照出了一条小路，但如果没有月光照出的银光小路，他也会知道该怎么走的。因为有来自他体内的指引：一个不属于他，但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声音告诉他朝哪里迈步，在哪里攀登。如果你知道路，你总会发现你上方的小路的，但是在这些弯弯曲曲的小路之间有一些令人眩晕的捷径。杜米楚选择了后者，或者说某人替他作出了那种选择。

“杜米楚！”阴沉的声音轻轻地朝他呼唤，声音拉得很长，像折磨人的呼叫，“啊，我忠诚的斯兹加尼子孙。朝这里走，往那边迈，这边，杜米楚，这边，这是那只狼走的路——看到岩石上的记号了吗？你父亲的父亲在等待你，杜米楚。月亮升起来了，时刻即将来临。快点儿走，我的儿子，我老了，精力耗尽，离死——离真正的死亡——不远了！但你会帮我的，杜米楚。是的，你所有的青春和力量都会属于我的！”

年轻人喘着粗气，手磨出了血，他沿着树的路线吃力地向最黑暗的山崖走去。紧靠尽头的悬崖，有一处巨大隆起的废墟。废墟的一侧是一道峡谷，陡峭黑暗得像通向了地狱；另一侧是高耸的衫树，遮盖住紧靠陡峭山壁的古老要塞和它的断壁残垣。杜米楚看到了那个地方，他稍停了一下，但随后他也看到了眼冒火光，站在废墟门口的狼，他不再犹豫。狼引领他继续前行。

“欢迎到我家来，杜米楚！”像泥浆一样粘在他脑子里的声音又渗透出来，“你是我的客人，我的孩子……自愿来到这里。”

杜米楚·齐拉头昏眼花地爬上从废墟塌下的碎石块。尽管非常困惑，他还是深深地受到这些奇怪的废墟的感染。废墟曾经是座古堡，对此他深信不疑。古代，一个王公曾住在这里，叫费伦茨——简诺斯·费伦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自从有了哥里格·齐拉这第一个斯兹加尼“国王”后，他们经历了许多时代，齐拉人曾发誓效忠于费伦茨而且一直佩戴他的徽

章：图案是一个从黑瓮飞出的蝙蝠，它双翼展开，露出每个翅膀上的三根翼肋。它的眼睛通红，翅膀的肋骨也是红的，非常显眼。它飞出的容器的形状像一个骨灰瓮。

现在，眼窝深陷的年轻人认出了同样的图案，它雕刻在摔碎了的巨大的石头门梁上，门梁的一半还埋在瓦砾中。的确，他知道他站在伟大而古老的齐拉人及其追随者的守护神的门槛上。因为，现在仍然装饰在瓦赛耳·齐拉大篷车两边的正是这种徽章（无论它在华美复杂的油漆图案中显得多么不显眼）。同样，杜米楚的父亲，老瓦赛耳戴着一个绘有这种徽章微型图案的戒指，他声称这枚戒指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如果不是杜米楚听到了召唤——这枚戒指本来在某一天会传给他的……

在杜米楚不远的前边，大灰狼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嗥叫声，催促他向前走。然而，他停了下来，塌陷下来的建筑物的阴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废墟前部似乎（由于内部爆炸而被）抛向了峡谷的边缘，巨大的石头和石板杂乱地堆在那里，据此，杜米楚推测古堡很大的一部分塌进了峡谷。

至于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破坏，他没有想过——

“但你又犹豫了，我的孩子。”他心中又渗透出那种魔鬼般的声音，它凌驾于一切问题、推测和意志之上，使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声音在最近四五个星期完全压倒了他，控制了他，使他成了它的僵尸。“正如我估计的一样，我看得出来，杜米楚……你意志坚强！好！很好！意志的力量就是身体的力量，身体的力量就是血液。我的孩子，你和你全民族的人一样，因你的血液而坚强！”

老灰狼又嗥叫起来，杜米楚跌跌撞撞地跟在后边。年轻人知道他应该逃离这个地方，一直向前跑，如需要，他可以在黑暗中摔断骨头，也可以爬——只要不向前走，做什么都行。然而，他无力抗拒那古老、邪恶声音的诱惑。好像他作出了某种不能破坏的许诺，或者他在遵守某种死去很久但值得尊敬的祖先的诺言，这个诺言是不容违背的。

现在，在头脑中声音的指引下，他跌跌绊绊地在巨大倾斜的石柱中搜寻着某个地方。他现在爬行着，清除刚落下来的树叶、潮湿灰色的地衣和黑色的石块。他现在又发现了（或者说仅仅是掀开了，因为那声音已经告诉他，它就在这里）一块狭窄的石板，石板上绑有铁箍。

他轻而易举地掀开了它。一股臭气扑面而来，直入心肺，使他的头更晕了。他蹲伏在充满臭气的黑洞之上；当他的头脑终于清醒——至少烟气消失后——他已经开始落入噩梦般的深渊。

现在，声音告诉他：“这里来，我的孩子……墙上有壁龛……火把，一个包和火柴都包在一个皮囊里……对，比我年轻时的燧石强多了……点燃一个火把，带走两个……因为你肯定会需要它们的，杜米楚……”

石头阶梯盘旋而下；杜米楚走下充满亚硝酸的阶梯，在楼梯塌陷的地方，他不得不攀登。他下到一层地板翘棱的地方，上面布满了一块块被火烧黑了的砖石；又过了一道门；他继续向下走，穿过阴冷的有回音的地壳。向下，一直向下，一直走向邪恶的可感知到确实存在的地狱……

直到最后：

“干得好，杜米楚！”阴沉的声音赞扬道——这种看不见的，鬼怪般的声音狞笑着，其主人非常高兴——他的快乐像锉一样折磨着年轻人的神经末梢。突然……杜米楚本来可以跑开的。很快他又恢复了理智——他知道他就站在地狱的门槛上！

但后来，那种神奇的外来力量又像虎钳一样紧紧地控制住了他的头脑。这种无情地把他引向理性归宿的过程五个星期前就开始了；自由意志的力量像流淌的蜡烛在他身上摇曳，几乎要熄灭了。

“向你周围看，杜米楚。看一看，了解一下你的主人的作品和秘密吧，我的孩子。”

杜米楚身后的石台阶上站着那只眼露凶光的灰狼。在他前边——巫师的巢穴！

这样的事情在斯兹加尼人中只是传说，是某些季节在篝火旁边讲述的故事，但杜米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看到这样的场面不需要任何知识和解释，需要的只是想象和本能。这个年轻人目瞪口呆地瞪着双眼，高举火把，跌跌绊绊地走入无序而疯狂的遗迹之中。

不是上边那个纯物质世界的无序，因为这些秘密的地下室几乎没受到上层世界所遭受到的破坏；它们保存完好，在半个世纪的尘土和蜘蛛网之下保留了原始风貌。不，这是一种心理的无序；但他知道这是人类的作品——或者说是融合了所有斯兹加尼人神话和传说风格的作品，或者说是此种风格的掩盖。

地下室本身的风格：

古老的石材工艺确实显得古色古香。它显出硝石的纹理但并不潮湿，有些地方露出钟乳石或石笋凝固的痕迹。纤细的钟乳石高高地悬挂在拱形的天花板上；在室内那些不常被踩踏的边缘，砌得很粗糙的石板上形成了小小的石笋节和水泡。杜米楚不是考古学家，但仅从石材原始粗糙的工艺和年代久远的灰石状况，他也能推出这座古堡——或至少这座古堡所在的神秘地区——有八九百年了。从这些钙的沉积物也可看出至少需要这么长时间——否则，从天花板滴出的水溶液应当含有极为丰富的晶体盐。

这里有数不清的拱门，它们都是八英尺宽，十一英尺高，顶部有巨大的拱顶石，有些拱顶石由于上层的巨大压力有点下沉。十四五英尺高的天花板都是拱形的，有与拱门相似的联结起来的图案；有些地方巨大的石块